

THE CHASE



终极追捕令

史上最狡猾的杀手遇上天下最机敏的侦探

[美] 克莱夫·卡斯勒 / 著 丁冲 刘勇军 / 译

狼与狗的世纪对决

机械？古董车？女人？枪战？暗杀？！

现代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THE CHASE

终极追捕令

[美] 克莱夫·卡斯勒 / 著 丁冲 刘勇军 / 译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 01-2011-5568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终极追捕令 / (美) 克莱夫·卡斯勒著; 丁冲, 刘
勇军译. —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143-6192-6

I. ①终… II. ①克… ②丁… ③刘… III. ①长篇小
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04168号

THE CHASE by SAM CHRISTER

Copyright: © 2007 BY SANDECKER, RLLLP.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ETER LAMPACK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MODERN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作 者 (美) 克莱夫·卡斯勒
译 者 丁 冲 刘勇军
责任编辑 赵海燕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8.5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6192-6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特里、德克和达娜

你们让我成为了世界上最幸福的父亲。

目录 | Contents

幽灵再现..... 001

起先，驾驶室里看上去像是空无一人。阀门、管道、锅炉上的阀杆极为凌乱，里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淤泥，甚至还有长着触须一样的绿色海藻。驾驶室地板上的淤泥深至脚踝，但那个高个老者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鞋子已没入稀泥中。他跪在那里，仔细观察着状似小山丘的三堆隆起物。

考夫曼低头看着三具恶心的尸体。“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这样一辆火车怎会无端在湖中沉睡半个世纪？”

高个子老人望着碧蓝色的湖水，此刻，湖面极其平静。“已经过去44年了……”

屠夫劫匪..... 007

劫匪悠闲地躺在一张长绒皮椅上，打开一瓶放在木桶里冰冻的1884年波尔多“拉图嘉利庄园”，倒在玻璃杯中。

他知道镇里的警长很快就会组织警力来寻找凶手。但他们可能会找一个穷困潦倒的老矿工，在喝得醉醺醺的情况下把人杀了。警员会被撤出去，搜索整个小镇，他们可能会想，这人估计太穷了，连匹马都没有。镇里土生土长的人都没见过他骑过马或者驾驶过马车。

劫匪对自己天衣无缝的计划感到十分满意，此刻正沉浸其中，他从水晶杯中啜了一口葡萄酒，兴致勃勃地看着那个皮箱。这是他第15次还是第16次得手了？

加速追捕..... 065

今天贝尔的心情相当不错。尽管他并不知道欧文和柯蒂斯找到什么线索了，但他确定骑摩托车的人就是“屠夫劫匪”，之前他化装成了一个喝醉酒的老矿工。至于手指的缺陷和那缕红头发，那并不是什么实质的证据。杰克·卡森也可能没瞧见劫匪头发的颜色。真正让贝尔感兴趣的是那辆摩托车，倒不是因为劫匪有辆摩托车那么简单，而是因为这种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很符合劫匪精明、谨慎的性格。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劫匪骑摩托车出城时为何没被人发现？

浮出深渊..... 281

贝尔踩过淤泥，走到玛格丽特的尸体旁。当年光彩夺目的头发在淤泥中呈扇形散开，上面缠满了芦苇一样的水藻，先前那张漂亮的脸就像艺术家未完工的雕塑作品。贝尔不由得想起当年在布朗宫殿酒店的电梯跟她邂逅的情形，她的美貌和活力令他印象深刻。

此刻，她掉进湖里之前的最后那几句话一直萦绕在他耳边。他永远无法解释自己对她的感觉。他对她并无爱慕之心，更像那种夹杂着恨的喜欢。

“现在也看不清她的样子了。”考夫曼说，“不过当年她肯定是个大美人。”

“是的，她很漂亮。”贝尔轻轻地说，“而且充满活力，但漂亮的面孔下却包藏邪恶之心。”他伤心地转过头去，眼里的泪水已经干涸……

幽灵再现

从深渊中出水时，那玩意儿像极了中生代海洋中一头凶神恶煞的怪兽。

驾驶室和锅炉上盖着一层绿色的黏液，湖底灰褐色的淤泥不停地从 81 英寸长的驱动轮上滑落，溅到冰冷的湖水里。这个锈迹斑斑的蒸汽火车头被拴在缆绳上，由一架安装在木制驳船上的巨型吊车慢慢从水中吊起。黏黏的淤泥仍不停地往下掉。

起先，驾驶室里看上去像是空无一人。阀门、管道、锅炉上的阀杆极为凌乱，里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淤泥，甚至还有长着触须一样的绿色海藻。驾驶室地板上的淤泥深至脚踝，但那个高个老者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鞋子已没入稀泥中。他跪在那里，仔细观察着状似小山丘的三堆隆起物。

考夫曼低头看着三具恶心的尸体。“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这样一辆火车怎会无端在湖中沉睡半个世纪？”

高个子老人望着碧蓝色的湖水，此刻，湖面极其平静。“已经过去 44 年了……”

1950年4月15日 蒙大拿州 弗拉特黑德湖

从深渊中出水时，那玩意儿像极了中生代海洋中一头凶神恶煞的怪兽。

驾驶室和锅炉上盖着一层绿色的黏液，湖底灰褐色的淤泥不停地从 81 英寸长的驱动轮上滑落，溅到冰冷的湖水里。这个锈迹斑斑的蒸汽火车头被拴在缆绳上，由一架安装在木制驳船上的巨型吊车慢慢从水中吊起。黏黏的淤泥仍不停地往下掉，在驾驶室敞开的侧窗下，3025 的编号仍清晰可辨。

该蒸汽火车头由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包德温火车头制造厂生产，于 1904 年 4 月 10 日出厂。这种“太平洋”式蒸汽机火车头向来以体型庞大著称，为高置驱动轮，能长距离拉动 10 节全钢车厢，时速最高可达 90 英里。这种蒸汽机火车头也就是所谓的“4-6-2”式火车头，因其前轴以四轮驱动，机车排障器后的锅炉由六个轮子支撑，且驾驶室下方还装有两个小轮子，故名为“4-6-2”。

看着吊车司机起动吊杆，小心翼翼地将这个旧蒸汽机火车头吊上甲板时，驳船上的船员无不讶异，巨大的重量令停在湖面上的驳船足足下沉了三英寸。蒸汽机火车头放上甲板后差不多过了一分钟，六个人才稳住神，将缆绳解开。

“这个火车头沉在水底近 50 年了，但外观保持得还真不错。”驳船负责人喃喃道。这艘破旧不堪的驳船估计跟这个火车头一样古老，自 1920 年以来，它就在弗拉特黑德湖和周围的支流进行挖泥作业。

鲍勃·考夫曼个子高大，心地善良，是个天生的乐天派，成天笑呵呵的。因为在太阳底下折腾了好几个小时，脸晒得通红。这个男人跟这艘驳船打了 27 年的交道，现年 75 岁，早已过了退休的年龄，但只要清淤公司还继续找他，他就会一直干下去。在他看来，成天坐在家里，玩拼图游戏也是了无生趣。考夫曼端详着紧挨自己站立的男人，看出此人的年纪稍长

于自己。

“有何高见？”考夫曼问道。

那人转过身来，满头银发，看上去应该快80岁了，但仍然保持着顾长的身材。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虽然戴着眼镜，但仍能看出老人正若有所思地盯着火车头。镜片散发出的蓝光中带着一缕淡紫色。上嘴唇浓浓的银色胡须像是特意留了多年，跟他的眉毛倒很般配，因为年龄的关系，老人的眉毛显得格外交密。他取下那顶价格不菲的巴拿马帽，用手帕轻轻擦了擦脑门。

此刻，打捞上的火车头稳稳地停在甲板上，他往那边走去，全神贯注地看着驾驶室。泥水沿着梯子往下溢，漫过驳船甲板。

“虽然上面还有些污泥，但这车头看上去还是很漂亮。只等铁路博物馆拨款修复后就可展出了。”

“说来也真是幸运，一个渔夫丢了舷外发动机，在河底寻找发动机时意外发现了它，要不然，这个火车头可能还得再睡上半个世纪。”

“是啊，真幸运。”那个满头银发的高个子老人不紧不慢地说。

考夫曼跨步上前，伸出一只手摸了摸火车头的一个大驱动轮。一丝伤感掠过他的脸庞。“家父曾是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工程师，”他轻轻地说，“父亲常说太平洋式火车头是他开过最好的。小时候，他把火车停在车站时会经常让我坐在驾驶室里。因为太平洋式火车头速度够快，所以常用作客车。”

火车头被吊出冰冷的水面。此时，还有一群身穿潜水衣的潜水员站在平台上，这种潜水衣里外都是橡胶，中间夹有帆布。他们戴着铜制潜水帽，胸部系着大型加重带，穿着帆布鞋帮，铜制脚趾、铅制鞋底的潜水靴，光这双鞋就有36磅重。总的算下来，这些潜水员身上配备了重达150磅的装备，他们用力拉着连接水面供气潜水泵的脐带式管缆，平台随即上升，晃晃悠悠地落至甲板。这些潜水员一上岸，另一队人立马爬下梯子，站在平台上，随之一起慢慢降到水面。蒙大拿的冬季太过漫长，到现在湖面仍结着冰。

高个子老人一言不发地望着前面，驳船船员身上满是油渍的工作服和工作裤全然没能引起他的注意。他的穿戴颇为整洁，褐色的休闲裤，开士米夹克下配有一件价格不菲的开士米羊绒衫。鞋子更是擦得锃亮，甲板上浸满了油，到处都是锈迹斑斑的缆绳，但他的鞋子仍然闪亮，着实让人惊叹。

他看了看前往驾驶室的梯子上落着厚厚的一层淤泥，转头看向考夫曼。“我们去拿架梯子来，这样就可以爬到驾驶室瞧瞧了。”

考夫曼吩咐身旁的一名驳船船员，那人很快拿来梯子，并将它架在司机位后驾驶室底板的边缘。驳船老板首先爬了上去，接着，那位一直旁观的老者也上去了。车顶上的缆绳仍不停滴水，稀释的煤和淤泥顺着炉膛开着的门流至金属地板。

起先，驾驶室里看上去像是空无一人。阀门、管道、锅炉上的阀杆极为凌乱，里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淤泥，甚至还有长着触须一样的绿色海藻。驾驶室地板上的淤泥深至脚踝，但那个高个老者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鞋子已没入稀泥中。他跪在那里，仔细观察着状似小山丘的三堆隆起物。

“是司机和锅炉工。”他说。

“你肯定吗？”

他点点头。“错不了。司机名叫莱·亨特，家中还有妻子，育有两子，现在都人到中年了。锅炉工叫罗伯特·卡尔。他本打算跑完这趟就去结婚。”

“那第三个人是谁？”

“此人名叫亚伯纳·威德。这可是个难对付的乘客。他当年用枪指着亨特和卡尔的后背逼迫他们驾驶这个火车头。”

“他们的样子可真惨人。”考夫曼喃喃道，看到眼前的一幕，他一阵恶心，“他们没变成骷髅倒有点儿让人意外。”

“如果他们葬身咸水中，早就应该尸骨无存了，但弗拉特黑德湖冰冷的淡水将他们的尸身保存得很好。你所看到的是脂肪组织，里面的脂肪并未损坏，浸在水中后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分解，这样，尸体上会形成一种蜡状物，像涂了一层肥皂在上面一样，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皂化作用。”

“我们得叫警长和法医来。”

“他们会延阻施工吗？”陌生人问道。

考夫曼摇摇头。“不会，不会对施工有任何影响。只要救援队员将升降索挂上，我们就能把煤水车拉上来了。”

“我必须得看看挂车里有什么，这很重要。”

“没问题。”考夫曼看着他，这老头到底想干什么，他暗自思忖，“我们最好先把煤水车弄上来，这样事情也就简单了。如果在拖车跟煤水车没有分开之前进行施工，后果将不堪设想。那玩意儿也许没有火车头那么重，但我们也必须格外小心，要不它有可能支离破碎。看来这是个细活儿。另外，行李车厢的前段还有半截埋在煤水车下呢。”

“那可不是行李车厢，而是货车车厢。”

“你怎么知道？”

老者没有理会这个问题。“先把煤水车拉上来吧。此事你来负责。”

考夫曼低头看着三具恶心的尸体。“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这样一辆火车怎会无端在湖中沉睡半个世纪？”

高个子老人望着碧蓝色的湖水，此刻，湖面极其平静。“已经过去44年了，当年，有一艘运送轨道车的渡船来回横穿此湖，车上装的全是木头。”

“这就奇了，”考夫曼缓缓说道，“报纸和南太平洋公司的官方报道都声称这辆车是被人偷走的。据我回忆，是1906年4月21日的事了。”

老人微微一笑。“这是公司方面为了掩盖事实的公关手段。火车可不是被偷走的。铁路公司的一名调度员拿了人家的钱，私自调用了火车头。”

“肯定是货车车厢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才让人动了杀机。”考夫曼说，“也许里面运的是黄金。”

老人点点头。“所有人都说火车运的是金子。其实里面装的不是金子而是现钞。”

“44年了，”考夫曼再次不紧不慢地说，“火车竟然失踪了这么久。也许那些钱还在车厢里呢。”

“也许吧。”高个子老人看着地平线上只有他能看到的景致说，“也许我们进去就能明白一切了。”

屠夫劫匪

该男子独来独往，根本无需同伴，这样，他的真实姓名和职业也就不容易被人察觉了。现在，没人知道他是刚抢劫银行的犯罪分子、杀人恶魔。就连这节车厢也是在加拿大制作和装饰后偷运过加美边境的。

劫匪悠闲地躺在一张长绒皮椅上，打开一瓶放在木桶里冰冻的 1884 年波尔多“拉图嘉利庄园”，倒在玻璃杯中。

他知道镇里的警长很快就会组织警力来寻找凶手。但他们可能会找一个穷困潦倒的老矿工，在喝得醉醺醺的情况下把人杀了。警员会被撒出去，搜索整个小镇，他们可能会想，这人估计太穷了，连匹马都没有。镇里土生土长的人都没见过他骑过马或者驾驶过马车。

劫匪对自己天衣无缝的计划感到十分满意，此刻正沉浸其中，他从水晶杯中啜了一口葡萄酒，兴致勃勃地看着那个皮箱。这是他第 15 次还是第 16 次得手了？

第1章

亚利桑那州 比斯比 1906年1月10日

一个流浪的老醉鬼沿着比斯比月亮大道蹒跚地往前走，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人都会对他有所误会，这老头肯定没赶上矿产开采时的红火场面，那座矿产资源丰富的大山就在小镇下。他衣衫褴褛，一股子酸臭味。裤子上的一条吊钩已经脱落，破破烂烂的裤子塞在一双磨损严重的靴子里，而这样的靴子早该扔到镇后面的臭水沟里去了。

他那一头油腻肮脏的头发乱糟糟地披在肩上，长长的胡须垂至隆起的肚皮上。那双黑褐色的眼睛几近黝黑，两眼无神，给人一种冷冰冰甚至有些邪乎的感觉。那双从没握过铲子或鹤嘴锄的手上戴着一副工作手套。

他的一只胳膊底下夹着一个破旧的粗麻布袋，看来里面什么也没有。可奇怪的是，这个肮脏的麻布袋上却清晰地印着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道格拉斯粮食公司。

老人花了一分钟才在月亮大道和墓碑峡谷路拐角处的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他身后有个酒吧，但里面几乎空无一人，因为时值正午，老主顾们都在矿上忙碌着。偶尔路过或是在这座矿业小镇购物的人就没正眼瞧过他。路人走过时，他每次都会从裤袋里掏出一个威士忌酒瓶，夸张地喝一口，然后重新盖上，又放回裤兜里。其实那根本不是什么威士忌，而是茶，只不过没人知道罢了。

即使是6月，这样的天气也算热的了，他估摸着温度最高会到90华氏度^①。他又坐了回去，看着一匹年迈的老马拉着轨道车来来回回经过街道。

① 约32.2摄氏度。

那时，比斯比还没有电车。街上的大多数交通工具都是四轮马车。镇里汽车和货车很少，现在更是一辆也没瞧见。

他对这座小镇的历史了如指掌，该镇建于1880年，是以大法官德威特·比斯比的名字命名的，此人亦是皇后铜矿公司的幕后投资人。这个社区规模不小，共有两万人口，是旧金山和圣路易斯之间最大的城镇。但是许多矿工和他们的家人都住在条件简陋的木房里，这个城镇的主要经济增长居然要靠酒吧和少部分卖淫女郎的推动。

那人头朝胸口点了点。他看上去就像一个昏昏欲睡的酒鬼。但这全是伪装的。他对周遭的一举一动清楚得很。他偶尔会瞥一眼街对面的比斯比国家银行，老头眯缝着眼睛，饶有兴致地看着一辆以链条传动的卡车经过，那辆备以实心轮胎的卡车隆隆行至银行，车上仅有一名保安，他从车里拿出一大袋刚印好的新钞走进银行。几分钟后，在银行出纳的帮助下，他拖着一个重重的箱子走过门口，来到卡车上。

老人知道箱子里装的是金子，只是本地金矿生产的300万盎司黄金中的一小部分。但他对那些金子并不感冒，一个人要处理这么多金子，实在太沉，也太冒险。他感兴趣的是保安拿到比斯比银行的现金，而非那些黄澄澄的金子。

他看到卡车开走后，发现两人从银行走了出来，他立即认出这两个人正是菲尔普斯道奇矿业公司的保安。明天，他们要用这些钱支付矿工的工资。他自顾自地笑了笑，知晓比斯比国家银行的资产又增加了不少。

在这将近两周的时间里，他一直都在观察银行里进进出出的人，现在他看一眼便知道那些人都是干什么的，甚至对他们进出的时间也了如指掌。此时正合其意，银行里除了那名出纳和身兼经理之职的银行老板外再无旁人，他看了看表，又自顾自地点了点头。

这名老流浪汉站了起来，伸了伸懒腰，将那个空荡荡的粗布麻袋掠过肩膀，缓步穿过铺了地砖的街道，沿轨道朝银行走去。他正待进去之时，一个女人突然擦身而过。她厌恶地看了他一眼，“噌噌”走到他前面，走进银行。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是他没有预计到的，但他决定不再等下去了，

而是按照事先计划好的行事。他看了看街道，随即跟着女人走进银行。

他关上门。那名银行出纳进了金库，女人一直等到出纳重新出来。流浪汉从靴子里抽出一把1902年的柯尔特式38毫米口径自动手枪，狠狠地砸在女人的后颈上，冷漠地看着她慢慢蜷缩在木地板上。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身在办公室的银行老板没有看见任何异常情况，也没有听见什么动静。

接着，那个醉醺醺的矿工突然摇身一变，成了一名银行抢劫犯。他敏捷地跳过柜台，进入银行老板的办公室，用枪指着他的头。“照我说的做，要不然毙了你。”他的声音低沉而又恐怖，“快，把那个出纳叫到你办公室来。”

银行老板是一个秃顶大胖子，早已吓个半死，那双褐色的眼睛因惊恐而睁得大大的。他只是目瞪口呆地看着劫匪，根本无力争辩，只是喊道：“罗伊，到我办公室来。”

“马上来，卡塞尔先生。”身在金库里的罗伊大声回应道。

“叫他别关金库的门。”劫匪轻轻说道，但声音中透着一股狠劲。

“罗伊，先别关金库的门。”卡塞尔遵照劫匪的吩咐喊道，看着那把顶着脑门的枪，眼神迷离。

罗伊从金库走了上来，腋下夹着一个账本。他没看见柜台下晕厥的女人，也没有一丝怀疑，就这样走进了卡塞尔的办公室。当他看到劫匪正用枪顶着老板的头，顿时僵立在那儿。劫匪把枪从卡塞尔的脑门拿开，挥舞着手枪，枪口指了指金库。

“你们两个都给我进金库。”他冷静地说。

两人根本无意反抗。卡塞尔从办公桌上起身，第一个走进了金库。劫匪快步走到窗边，查看了一遍街道，看是否有人朝银行走来：街上除了几个正在购物的女人和一辆运啤酒的马车经过外，十分安静。

金库的灯光很亮，钢制的天花板上挂着爱迪生铜台灯。除了装金子的箱子和成堆成堆的账单外，整个架子上都是钞票，这些都是用来支付矿工工资的。劫匪把麻袋扔给了出纳。